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52 ·

語言·文字類

文言、白話、大眾話論戰集

任重編

語文論戰的現階段

文逸編

語言·文字·思想

聶紺弩著

上海書店

聶紺弩著

語言・文字・思想

自序

這本集子是一個淺薄的人對於當前的語文運動的老實的意見。這些意見也許對於學術上毫無貢獻，也許會叫語言學或什麼學的專門家們笑落牙齒，但是我還是以爲有搜集起來印成一本書的必要。有些專門家正在把語文問題當作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毫無關係的所謂‘專科學理’的東西，當作僅僅是‘工具’或‘形式’的問題；而另外的專門家又正在提倡‘語錄體’，‘文中之白’或‘白中之文’；這些舉動難道不會減輕我們對於一部分的所謂專門家的信任麼？在我們所熱烈地期待着的專門家出現以前，這本集子似乎應當有存在的餘地。

我堅決地相信：對於近代的語文運動的見解，非專門家的魯迅、胡適、陳仲甫、吳稚暉、錢玄同這些人，比起是專門家的章炳麟、黃侃、林語堂、劉復們來，影響不知該大多少倍，而且實際運動底結果，也證明真理屬於魯迅們那一方面。爲什麼會這樣呢？就因爲魯迅他們常常是把語文問題當作一個社會問題看，把形式和內容聯帶在一起來看，而沒有認爲只是語言文字上的‘專科學理。’這本集子裏頭的文章，都曾努力企圖和他們底見解接近，不過達到點恐怕有限得很。

關於語文問題，我還有好多話想說，例如語文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底關聯，雖說曾在從白話文到新文字那本小冊子上粗略地提起了一下，但是很不够；想多搜集些材料，加以較深的研究，和更明白的解說。又如新文字和文學，到現在還沒有熱烈地攜手。無論從新文字運動方面看，或從文學運動方面看，都是不好的！任何階段的語文運動不能脫離了文學；任何階段的文學運動也不能脫離語文問題。如果沒有吶喊徬徨之類的文學作品，恐怕所謂白話文到現在連作爲平民教育的工具還夠不上；如果沒有白話文，吶喊、徬徨之類恐怕就不會有，縱有也不會有現在所有的這們好這們多，那末，所謂新文學誰能斷定它究竟比那些鴛鴦蝴蝶派的作品高明得多少呢？新文字運動和現階段的文學，必須像白話文和五四時代的新文學

一樣地膠結成一體，是很顯明的。固然，我們也主張用新文字寫任何性質的文章，可是尤其應該發動用新文字寫文學作品的運動。因為文學作品底效力，往往比任何性質的文章底效力都大；用相差無幾的用語寫的文章，水滸、紅樓夢底讀者比道學家們底‘語錄’底讀者多到不知多少倍，就是明證。……諸如此類的話，很想痛快地發揮一下，可惜縱然馬上動筆，而這本集子約定的出版日期已近，也不能趕印在一塊兒了。

我很慚愧這本集子底貧乏，幸虧有‘我底朋友’高荒先生底三篇文章——1.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語，2. 白話文和大衆語底界限，3. 怎樣前進一步？——夾在裏頭，才給與了不少的補救。這三篇文章，是討論大衆語的時候的最好的收穫；對於現在的新文字運動，那見解也還是完全適用。爲了表示我對那見解的贊同和欽佩，特爲和作者‘情商’了，刊在這裏。——本來還採擇了幾篇別的朋友底文章，打算和這三篇彙集一起，作爲這集子底附錄的；一時和朋友們碰頭不着，無從徵求他們底同意，附錄計劃只好打消，這三篇文章就變成插在我底文章底當中了。

一九三六年，九一八前一日。

目 次

自序	1
文章・語言・文字	1
開快車時候的一個備忘錄	15
大衆語跟土話	21
由反對文言文到建設大衆話	33
“白話”和“大衆語”的界限	37
怎樣前進一步？	42
爲白話文告林語堂先生	47
爲大衆語告林語堂先生	53
擁護吳老將軍底“大衆語萬歲”	62
擁護了吳老將軍之後	65
大衆語“決不是含有階級性的”	71
一九三四年大衆語論戰回顧	79
方塊字・別字・手頭字	89
一九三五年的中國語文運動	98
“國語運動史綱”	111
新文字和大衆文學	121

給一本廈門話新文字小冊子作的序.....	126
國語羅馬字呢？中國新文字呢？.....	130
關於語言.....	159
關於世界文庫底翻印古書.....	166
談野叟曝言.....	183
“愛智廬”.....	202

文章 語言 文字

語言和文章都是表達人的思想情感等等的東西，文章甚至於是寫出來的語言。照理，除了文章因為受繕寫印刷等技術上的制約，必需比較經濟，謹嚴以外，以及文章可以容許獨有的表現方法如標點圖表等等以外，語言和文章應該是一致的。但是現在事實上語言和文章這樣的不同！不但中國，世界各國底語言和文章也很不同。

它倆為什麼分了家的呢？

人類社會在最初的時候，他們用的語言，在某種程度的地域範圍以內是一樣的。因為他們底生活習慣，他們底行爲，他們底觀念，沒有什麼不同，但是在很久以前，人和人就分了家。孟子就說過什麼‘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之類的話，那起源當然在孟子以前。所謂‘勞心’‘勞力’的分別，無非就是參加生產過程和離開生產過程的分別。因為有的參加生產過程，有的離開生產過程，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就慢慢不同起來。不但行爲，就是觀念也慢慢不同起來。不消說，兩者之間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所需要的語言，自然也跟着不同起來。時代的進化。就是說生產工具和生產關係底逐漸改變，兩方面底生活習慣行爲思想也不同的發展，路線逐漸改變，兩方面底語言不同程度就逐漸增大。時代越進化，兩方的生活習慣行爲思想相差就越遠，兩方的語言也就相差越遠。但這裏所說的不同，只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體，他們倆者究竟不是可以老死不相往來的兩個民族，他們必須交通彼此的意見，才能維持彼此的關係。就只這一點，也就不允許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語言。這樣一來，不能分成全然不同的兩種語言，爲了研究我們倒可分成三種了。一種是共同的語言其餘兩種是兩方面各自的語言。換句話說就是：勞心者的語言，等於兩方面共同的語言，加自己獨有的語言；勞力者的語言，等於兩方面共同

的語言加自己獨有的語言。語言和語言之間，就是這樣自然地分了家。

還有一種是人工的分家。有兩種不同的人，就是有兩種不平等的人，換句話說，就是有不平等的事實；既有不平等的事實，也就一定有不平等的觀念。換句話說，就是有尊卑貴賤的事實和觀念。在這樣的社會尊貴的人會鄙視卑賤的人是必然的，鄙視他們底人，鄙視他們底行為，決不會單獨不鄙視他們底語言——他們所獨有的語言。鄙視他們底語言，就不說他們底語言。即是非說不可的時候，也特為找旁的話來代替。從前俄國的貴族，在他們自己談話的時候，是不說俄國話，倒說法國話的。那原因就在於農奴們都說的俄國話。在華貴的紗籠裏面如果有一個‘麥歇’在一個‘馬丹’面前無意的說出來一句俄國話，那簡直是莫大的侮辱，像我們在一個小姐面前說出了兩性的生殖器底最土俗的名字一樣。至於那些貴婦人們，除了在她們底奴僕面前，永遠沒有說俄國話的機會。

在有兩種不同的人類社會，哪一種人最願意維持現狀，歌頌現狀，並且把這種維持現狀歌頌現狀的意識傳給別人呢？就是說，哪一種人，最需要宣傳最需要寫文章，同時也最有工夫有能力寫文章，最有機會發表文章呢？何消說，一定是勞心的人們，也就是尊貴的人們。這尊貴的人們寫文章的時候究竟願

意用那一種人底語言寫，能夠用那一種人底語言寫呢？卑賤者的語言，他們是鄙視的，平常連說都不說，難道還願意用它寫文章麼？並且爲他們生活習慣底隔膜，他們對於卑賤者底語言也隔膜了；就是想用那種語言寫，這隔膜也不能使他們運用。那末，剩下來的還有什麼語言呢？只有尊貴的人們底語言，也只有這種語言，他們願意用，能夠用。

還有表現某一種人底生活意識，只有用那種人自己底語言才能恰到好處，才能體貼，刻畫到‘入微’的程度；另外的語言一定會牛頭不對馬嘴。不但寫文章的人底表現問題，讀文章的人底理解問題也很要緊。寫給某一種人讀的文章，當然要用那讀的人所最了解的語言，要是不，讀的人一定不會了解；就算了解，也不會透澈。寫文章的既然是尊貴的人，他必須表現卑賤者的生活意識，以及特別寫給卑賤者讀的理由是不容易找到的。所以法國在革命以前，根本上就有兩種語言，貴族的和民衆的。據歷史學家所說：瑪拉特自己出版一種報紙民衆的朋友，還要知道份子裏面的人向民衆中去講解那報紙上所用的語言；那情形就像中國底文言文。原來文章上用的語言和一般人口頭語言的不同並不只是中國一國。

在文學方面，由語言引起的糾紛也是各國常有的。服爾德反對沙士比亞，說他的主人公的語言是不中貴族底意思的。法

蘭士反對左拉底語言也同樣著名。屠格涅夫不承認涅克拉梭夫底語言是文學語。起初許多戲子不願排演果戈里底‘欽差大臣’。因為那劇本裏頭的走卒說的是走卒底語言。

總之文章上的語言和口頭上的語言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口頭上的語言，先就分成幾種了。語言分成了幾種，寫文章的人卻只有一種；寫起文章來，他們又總是用自己說的語言，自然別種人看起來，就覺得隔膜了。

二

然而中國的文言文，不但和現在的卑賤者底語言不同，就是尊貴者底語言也不同，又是什麼道理呢？

第一，我們必須說：文章和語言底絕對的一致是沒有的。雖說文章應該是寫出來的語言，卻也有各自的特殊性。例如：語言是用口說，用耳朵聽的；文章卻是用手寫，用眼睛看的。幫助語言底表現的是肢體的動作，面部表情，以及聲音底高低快慢等等；幫助文章的卻是分段，標點，圖表，以及多量地引用別人底文章等等。語言受時間底限制非常厲害，不能今天說上句，明天再說下句，說出來了又不容易修改，所以需要較敏捷的思考力；文章不同，現在寫了上半句可以過好久了再來寫完

它，不好的句子還可以從容不迫地塗掉或掉換。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不同點，就是，語言一說完就沒有了，所能達到的空間也有限，除了當時當地，就不能聽到原來的語言；文章卻不但可以傳給別人，傳給遠處，還可以傳給後代。雖說現在有了留聲機，播音機，增加了語言底效力，可是因為應用上的不便，比起文章來還是差得太遠。文章既然可以傳給後代，那傳到後代的文章一定還是古人底文章，原樣未動；語言可不同，它時時刻刻在變化，在新的生活裏頭吸收，創造那必需的新的東西，淘汰修改那失了時效的舊東西。這樣。現代的語言當然和古代的文章不同了。

第二，一篇文章，必然有它一定的內容，那內容一定會在別人面前或後代人面前發生影響；內容越豐富那影響也就越大。有人說，文言文是周朝人底語言；根據前面的分析只能說周朝的尊貴的人底語言。周朝是封建經濟（也許是奴隸或農奴經濟，於中國古代社會史，我是外行，不過姑妄言之，不必過份認真）。開化的時代；禮制文物大備，文化思想爛熟，那時候的文章，內容最豐富，給與當時和後代的影響最大，在歷史上佔着支配的地位。同時，文章底內容，是寄托在一定的形式上頭的。內容最豐富的文章往往形式也最完整（也有內容超過形式或形式超過內容的，大概一種新思想在形成的過程中，內容

會超過形式；一種舊思想在沒落的過程中，形式就超過內容；在全盛時期則內容和形式統一）。周朝的文章內容既給後代以最大的影響，佔着支配的地位，和那內容分不開的完整的形式，自然也一同影響着後代，佔着支配的地位。內容和形式既都給後代以大影響，佔着支配的地位，就免不了被後代的人所崇拜，模仿，而能夠模仿得到的又往往不是內容倒只是形式，例如，體裁，風格，語彙，表現法等等。於是，作為形式方面的重要成分的語言也就為後代所崇拜，模仿着。前面說過，文章上的語言和口頭上的語言本來有多少不同，語言一寫進文章又不容易改變，那末，我們可以說：第一，周朝的文章到現在還是周朝的文章；現在的語言卻早已不是周朝的語言了。本來是周朝的語言的文言文，怎麼會和現在的人底語言相同呢？第二，周朝的文章像前面說過的一樣是周朝的尊貴的人們用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寫的，和周朝一般人底口頭語言，就很不相同。因為後代的人模仿那種語言，周朝的文章才逐漸定型化，成為所謂文言文。於是文言文就縱然是現代的人寫的，也和現代的任何一種人底語言都不同了。

第三，文言文雖說是周朝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卻也不過是一種省文，並非那時的尊貴的人底話都有寫進文章的資格，也不能照那原樣一絲不改。除了像前面說過的特殊性的關係以

外，還有別種理由，就是，紙張底出現以前，寫文章要在‘竹’‘帛’上‘歆劂’那夠多麼麻煩；在印刷術還未發明的時候，文章要傳世不能不靠別人抄寫，又夠多麼麻煩；加以我們底文字是一種象形文字（自然現在連形也不像了），難寫，難識，難記，又不容易創造新字；雖說周朝的語言應該比現在的語言簡單，可是那文字恐怕更爲缺少；寫起文章來一定不會夠用，寫出來的文章一定是簡之又簡，省之又省的語言。疑古玄同在歷史的漢字改革論上說過這樣的話：

左傳第一句：‘惠公元妃孟子’，寫完全了應該是惠公之元妃曰孟子。因爲工具不方便，要思省寫，於是就把介詞‘之’和動詞‘曰’都省略了——又如孟子裏有一句：‘許子冠乎？’意思是說‘許子戴帽子麼？’單寫一個‘冠字’無論作名詞或動詞用，都有些不成話。我們若說：‘許子帽子麼？’固然不通；就是‘許子戴麼？’也就含糊得可以了。

這樣看來，文言文不但和周朝一般人底語言不同，就是和周朝尊貴的人們底語言也不很同，自然和現在無論什麼人底語言更不同了。

還有，文言文之所以能支持到幾千年，雖說是由於周朝的文章影響大，後人底模仿性強，同時也該是有一種文章職業家

存在的原故，尊貴的人們，雖然又叫做‘勞心者’，其實是許多人連心也不勞的；有許多人雖然勞心，卻不勞在寫文章上。因此，寫文章的事，在尊貴的人們中間。也並非人人會做，倒成了一部份人底專門技能或職業。那些文章職業家既然崇拜模仿周朝的文章，周朝的文章底內容又在幾千年中沒有本質的改變，自然只能以周朝的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底省文為基礎，或是使簡單的文章變得稍稍複雜，或是使已經複雜了的文章變得仍舊簡單而已。文章職業家既然是尊貴的人（雖然不一定是最尊貴的人），並且是尊貴人們中間的特殊份子，那就一定是：文章越是懂的人少，就越顯得自己底特殊和尊貴，自己底地位就越穩固，何況有時要為尊貴的人們全體‘粉飾太平’，文章也確有不能使一般人都懂得的苦處。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大家都懂得文章，豈不大家都知道許多事情了麼？什麼事都讓大家知道，在尊貴的人們看來，的確是很危險的。於是一般人都不懂的文言文就不但成為文章職業家底法寶，也就成為尊貴者全體底法寶了。

三

文言文還有一個最大的存在的理由，就是它是用方塊字

寫的。前面說過，寫文章是尊貴的人們的事；可是方塊字尤其是尊貴的人們底文字。卑賤的人們就是勞力的人們，全部時間耗費在勞苦的生活之中，沒有工夫來學習這難寫難認難記的方塊字；作算忙裏偷閒，學會了有數的幾個，也必然會變成別字，手頭字那樣的東西，不能自由運用，拿它來寫出自己底語言是不消說得的。能夠學習運用方塊字的只有過着閒適生活的尊貴的人們，也只有他們底語言才被它簡略地寫出來過。方塊字既然沒有寫出過卑賤的人們底語言，對尊貴的人們底語言又寫得很簡略，那末，說它從來就和語言的關係很少，尤其是和現在的語言的關係很少，似乎不算過火。

方塊字是象形文字，單音文字，無頭無尾，不能依照語言底變化而變化；同時，字形繁多，複雜，呆板，新字底創造極感困難，這都是使它離開語言的原因。人類底語言不斷地隨着生活底變換，豐富；而變換，豐富，不斷地產生新的東西，也不斷地淘汰舊的東西。方塊字也有它自己底進步吧；可是它最初就沒有和語言一致，又因為本身有上述的那些缺點，進步的速度一定比語言遲緩得多，彼此底距離越隔越遠，不能不脫離口頭語言成為只能寫紙書面的文言文的東西。五四以來的白話文，說對方塊字和口頭語言的拉攏工作費了很大的力氣，結果白話文仍舊只看得懂聽不懂，就是方塊字缺乏和語言合作的精神